



《粉墨》是一部叙事手法独特的作品，也是一部要用心去贴近的作品。
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在时过境迁后重新品味这段人生时复杂的情感。

胡康华◎著

粉墨

下

Fen Mo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粉墨

(下)

胡康华 ©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目录



143

寇挥是被上午的太阳撵起来的。
他努力地睁开眼睛,发现阳光正好从
屋顶的天窗上照进来,射在脸上。

第七章 休假三天

他觉得这个场面挺好玩,人们一会儿跑到这边,一
会儿又涌向那边,远远望去,像是小时候在村子里用水
灌蚂蚁窝,看那些小东西们没头没脑的四下逃窜。

第八章 抓革命与促生产

167



197

镜子里是一张棱角分明的面孔,黝黑、瘦
削。喉结突出,两腮和下巴上都出现了坚硬的胡
茬,两条剑眉下面是一双锋利的眼睛。

第九章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上

老黄羊一次次侥幸逃脱。更加激发起了林志国的
的怒气,他不断地急转弯,继续捕捉目标。

第十章 都与汽车方向盘有关

220



工地上老娘们都在传说,家属院最近好像夜里闹
鬼。有时候半夜三更,有时候天刚一擦黑,老听到有个
声音,随随糊糊地传出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第十一章 结婚 闹鬼 捉奸 还有人动枪了

245



每人手上都有了一杆枪,便抑
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再听首长们的
讲话,腰板都挺得竖直……

第十二章 世道好像变了

269



列车缓缓地移动,没有鸣笛就朝东开走了。像是
一次预谋,把寇挥一个人扔在了荒原上的黑暗中。

尾 声

295

第七章 休假三天

寇挥是被上午的太阳撵起来的。

他努力地睁开眼睛，发现阳光正好从屋顶的天窗上照进来，射在脸上。



宣传队的巡回演出结束了，厂里给全队放3天假。刘干事宣布完这个决定以后，大部分人都兴高采烈，也有一些人暗自嘀咕：我们元旦、春节都没有休息，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到周边的兄弟单位巡回演了将近一个月，这才给了3天假，有点吃亏。但是李永强早就按捺不住要回知青排，他根本没休息，第二天一大早下工地干活去了。

冬季的劳动主要是装盐包，把夏天从盐池里捞出来的再生盐装包运走。通常是4个人一组，前面一个人把码成方的盐堆刨开、打碎大块；后面两个人装包，都是8公斤的大锹；一个人撑麻袋看磅秤，通常都是女的。装盐包的时候，李永强非常兴奋，他那杆大板锹上下翻飞，嘴里还不断地叫着：“攒劲，攒劲”（意为痛快，过瘾）。知青排三班长赵建勇，和他一左一右，两杆大锹你上我下，配合得十分默契。赵建勇一边干一边叮嘱他：“别太猛了，第一天干活，不能太猛。”撑麻袋的迟媛媛，尽量把麻包口来回递送到他俩锹下，让他们不至于扬锹太累。李永强急了，对他俩说：“你们再别客气了，就让我好好痛快一回吧，在宣传队呆着，都快把我憋炸了，真他妈的难受，只有和你们一起干活，我才觉得攒劲。”

李永强说完,对着清冽的寒风猛吸几口,呼出一大股白气。再看看远处山顶的积雪和蓝蓝的天,浑身舒坦。想想在宣传队的那些日子,实在太窝囊了。自己不喜欢演节目,别人也都不理他,后来,看他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宁为玉就派他干些杂活,搬煤、烧火炉,打扫礼堂、装卸道具。大老王看不过去了,把他要到乐器组来,让他跟着学打锣,敲木鱼。但他还是经常敲错节奏,被那些老知青们耻笑或翻白眼。

李永强干得全身发热,索性扔掉了皮帽子,脱掉皮大衣,全身冒着蒸气,像刚出屉的热包子。他朝手上吐了两口唾沫,又挥舞着大锹,干得越发来劲了。

迟媛媛心里存不住话,说:“哎李永强,你们演的节目我们都看了,你上场怎么那么少,他们是不是故意整你?”

李永强说:“不是,其实我从来就不喜欢演节目,这你们还看不出来吗?都怪我爸,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去宣传队不用下地干活,又舒服又干净,就让刘干事把我调过去。还说再过上一两年,就让我去厂部放电影。我现在才知道,让我干什么都没意思,我从小就坐不住。还是让我和你们一起干活,我才心里痛快。”

赵建勇说:“永强说得对,劳动最光荣了,咱们都身强力壮,多出点力气有啥不好。一天到晚在舞台上哼哼叽叽的,有啥出息。”

李永强说:“对,对。我在宣传队最讨厌他们摆臭架子,为屁大一点事情吵来吵去。”

迟媛媛说:“你说的也不全对,演员屁事多,人家拉乐器的一帮人,相处得怪好,还不吵闹。”

李永强说:“谁说的,拉乐器的也爱吵,那个大老王和铁柱天天抬杠。你没在那儿上过班,你咋知道。”

赵建勇说:“她咋不知道,媛媛她妈妈的干儿子在那儿。”

迟媛媛一听,从盐包里抓把盐粒就朝赵建勇脸上撒,李永强赶紧去拉,几个人闹成一团。

在前面挖盐堆的老职工田松林,外号“田老鼠”。这时候,他正坐在前面的盐包上吸烟,贼头贼脑地望着这几个干得热火朝天的年轻人。吡着稀疏的黄牙,心怀鬼胎地窃笑。田老鼠说他这几天腰疼,连带半边身子都不能用力,坐下也不能弯得太猛,只有挺直腰板或是倚在什么东西上才舒服一点。赵建勇一叫叫他快点干,他就哎哟哎哟地叫唤。本来连队派一些老职工到知青排里刨盐

堆,就是照顾弱劳力。可这家伙还不知足,干不了一会儿就要喝水,一会儿又要抽烟。

赵建勇见不得这老家伙偷奸耍滑,瞪起双眼喊道:“田老鼠,你妈的又坐下了,快点干,我们装包都接不上了。”

田老鼠笑嘻嘻地说:“急啥来,人家强强第一日来,别把他累着了。”

赵建勇说:“你别给脸不要脸,应该让永强刨几天盐堆适应一下,你来和我装包。可人家一来二话不说,抢过你的大锹就呼拉呼拉大干,你好意思吗。”

田老鼠陪笑说:“腰不行,真不行。你们小伙子年轻火力壮,又爱争第一,装包像拼命,谁和你一组也受不了。”

赵建勇说:“好啊,你不是说人家第一日来,别累着,你过来和我装包。”

田老鼠一听傻眼了,连忙摆手说:“哎哎,今天不行,赵班长,你饶了我。我分到你们班,偏偏和你一组。咬着牙死撑了两个月,挣了个半死。”

李永强拦住赵建勇说:“建勇,你再别啰唆客气了,咱们俩一组,要干就干出个名堂,我李永强有的是力气。”

建勇坚决地说:“不行,绝对不行。这老家伙油得很,早上我说让你挖盐堆,让他装包,他假装没听见,支支吾吾地磨蹭。”

李永强说:“不怨他,是我从他手上抢的大锹,我想痛快一下。”

建勇说:“你是好心替他,你知道他刚才为啥偷笑吗?他笑你是个傻小子,有休假不在家呆着,非要赶到工地上来干活。你问他是不是。”

李永强回头看田老鼠,果然他涨红了脸,小声嘀咕说:“噫唏,就你赵班长能,你是孙悟空,能钻到别人脑子里。”说完,他站起来,呲牙咧嘴地用手揉腰,准备干活了。

赵建勇嘿地一笑,田老鼠翻了他一眼,阴阳怪气地叹气说:“哎,咱们倒霉呀,白天在工地上挨吡,晚上老婆不满意,做人难呀。”

李永强奇怪地问:“你老婆怎么不满意了。”

田老鼠挤挤眼,神秘地小声说:“腰,我腰不中用了,她能满意吗?”

李永强不懂他在说啥,正费劲地想,赵建勇说:“你鸡巴不中用了,老婆没办法,只好乱摔东西,恶声恶气地拿孩子出气。老流氓,话说三遍比屎臭。”

这回田老鼠不吭气了,扛着砍土馒朝盐堆走去。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李永强回头一看,他们组的盐包已经快堆满了一条盐田。赵建勇问迟媛媛:“多少包了?”迟媛媛回答道:“260,按这个速度,今天肯定是

我们组第一。”赵建勇说：“上午就干到这里，咱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开饭了。”

李永强扔下铁锹，回头看着密密麻麻的盐包，还有远远落在后面的其他盐池的小组，高兴坏了。接过建勇递过来的大茶缸，咕咚咕咚地饮了一气，对他说：“建勇，连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包？”

建勇回答说：“大概一天装380多包，二班的黑旦他们组刚刚创造的新纪录。”

李永强说：“我们一上午就260了，下午加把劲，来他个400包。”

建勇说：“别太猛，把你累坏了。再说，田老鼠揭盐盖子太慢了，装快了他跟不上，下午就省点力气，活没有干完的时候。”

正说着，送饭的毛驴车就到了，打饭的时候，知青伙伴们见了李永强，都热情地打招呼。黑旦奇怪地问：“怎么你一个人来了？挥娃子他们呢？”

李永强说：“宣传队有3天休假，我不想休。挥娃子他们在家休息，过两天就来了。”

李永强买了4个包谷面大发糕，一茶缸红烧土豆，不一会就狼吞虎咽地吃光了。一抬头见大家都盯着他看。黑旦说：“哎呀李永强，你吃饭太快了，4个大发糕全干掉了，野蛮踏斯。”

赵建勇说：“黑旦你们快点，吃完了带永强到麻袋房睡一会。”

李永强和大家一起来到麻袋房（盐田里用盐碱块垒起的麻袋库房）休息。大家先坐在一起说笑了一阵，然后都裹紧皮大衣躺在麻袋上睡觉。李永强睡不着，便一个人悄悄回到了工地，抡起坎土曼刨盐堆。等赵建勇他们踩着上工的哨音走过来时，刨松、打碎的盐粒白花花地一长溜，像是快艇过后掀起的浪花。

晚上在连部开大会，连长宣布：今天知青排三班创造了装盐400包新纪录，还特别表扬了三班和李永强。李永强心里舒畅极了，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二

寇挥是被上午的太阳撵起来的。

当时他还在做梦，梦见自己回到了下马崖17连的家。他父亲不知为什么背着身子不理他，妈妈也不敢吱声，坐在墙角流眼泪。寇挥在屋子里站了一会，父亲才

说,你现在长本事了,连手提琴也敢使了。你给我们来一段。他慌忙答应,从琴盒子里取出提琴。他拉的是从广播上听到的独奏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这时候他的指头特别灵活,简直是运指如飞,平常想都不敢想的快弓,揉弦,倒把,还有和弦,运用得太熟练了。他正在得意中,发现父亲正用眼睛狠狠地瞪他,寇挥这才意识到,自己虽然在随心所欲地玩花样,可是提琴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再仔细朝指板上一看:天哪,上面只有一根琴弦,而且已经锈成了一根铁丝。这时,父亲大声吼叫起来:你个没用的东西,书都念到驴肚子里去了。春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也在一边嘲笑他。他慌了,急忙调那根已经变成铁棍的弦,可是越着急,弦越不听使唤,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突然,土屋里一个气球那么大的灯泡突然亮了,强烈的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这时,寇挥发现自己的裤子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他光着屁股站在地中间,周围出现了好多人在围着他哈哈大笑,他下意识地用手遮挡下身的时候,手像过电似的一麻——他醒了,手背打在墙上隐隐作痛。

他努力地睁开眼睛,发现阳光正好从屋顶的天窗上照进来,射在脸上。也许是第一次这么晚才起床,所以他发现,太阳在这个时候会在枕头上留下长方形的一束光,像一盏探照灯对着他的脸照。他在床上赖了一会儿,惬意地享受着这难得的休息。平时他起得很早,总是第一个到排练室,打扫完卫生就开始练琴。他爸爸让春生写来的信总是说,刚参加工作,千万不要偷懒。听说宣传队都是能人,你在那儿不要乱说话,多干活。

“我一直都是按照信上的话做的,我为啥还要挨骂?”寇挥回想着刚才的梦。爸爸是个胆小怕事、但又爱发脾气的人,在连队里太老实了,又没有文化。单位上有人欺负他,不敢去争吵,老是回到家来,看寇挥哪儿也不顺眼,动不动就翻脸骂人。

“做梦的时候,我都可以独奏了,这要是真的该多好啊。”寇挥又想。

在宣传队拉了几个月的小提琴了,寇挥一直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宣传队还有个拉提琴的老戴,是个老上海支边青年。他有些自私,好像知道寇挥不行,所以,练琴的时候都要背着他。合练的时候他也离寇挥远远的,防备寇挥偷他的技术。刚开始的一个星期,杰子给寇挥找了一个借口,说他没进过宣传队,更没用过这么金贵的提琴,万一断了弦,配都不好配。就先别动手,跟着大家找找感觉。大老王心疼琴弦,居然同意了。一个星期以后,寇挥装模作样地架着琴,躲在角落里,连换把都不熟练,只敢在第一把位上来回运弓。好在大家都看他老实、勤快,技术差一点也被原谅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好像在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就

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摸过小提琴。

“这娃，不是拉提琴的手，”达师傅攥着寇挥的手，仔细地看寇挥的掌纹。然后摇头，把山羊胡子甩得像旋风中的骆驼刺，叹息道，“他学不下。”

“达师傅，这娃能把啥学下，”杰子模仿着他的河州口音，“你给这娃指个路。”

“这娃以后是个秀才，”达师傅神秘地眨着小眼睛，十分严肃地说，“那(他)坐办公室哩，不靠卖艺讨生活。”

“哈哈……”杰子和寇挥放声大笑，他们强忍着山羊胡子老汉神神鬼鬼的胡话已经好久了。

3个月前的一天傍晚，厂里放电影，杰子带着寇挥顶着大风，到厂里的木工房去拜提琴师傅。在路上，杰子就叮嘱寇挥，见了提琴师傅要有礼貌。他满口答应，怀着虔诚地想，不知道师傅是怎么深奥呢，更不知道师傅能不能看上他这个徒弟。寇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外号叫“爷们儿”的师傅，竟然是一人长得像头老山羊一样的河州回族老汉。一见有个学生娃子要拜他做师傅，欢喜得在地上又蹦又跳。

“你坐正了，我先端详一下，”“老山羊”把寇挥按到椅子上，在他的脸上来回地仔细打量，“手伸出来，我看看，”师傅又拉过寇挥的手，放在自己的鼻子底下，看着他手掌上的纹路，半晌又摇头叹息，说了些他学不下提琴，是个秀才的疯话。

东盐池的小青年们都说，北京人里面杰子武功最高，而他还有个师父外号叫“爷们儿”，更不得了，听说他当年一个人手执一把“皮夹克”(一种维吾尔族匕首)，杀了3个提着机枪的土匪。还有人说他杀的是苏联红军，这才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因为他的历史问题一直查不清楚，才没被枪毙。可寇挥一见“爷们儿”是这个模样，他很失望。

杰子见老头闹够了，这才说：“娃娃在宣传队拉提琴，还有两个月就要演出了，你得教个基本功。”

“杰子，你臊我哩，我不会拉琴，我咋教娃呢么。”

寇挥和杰子傻眼了，他俩面面相觑。杰子说：“达师傅，你不是说你什么乐器都精通得很吗？”

“我是精通，当然精通，可我是个做琴的，又不是拉琴的。”老山羊摇头晃脑地狡辩。

“嘿，老东西，原来你要我，”杰子不恼，反而笑着说，“我不听你这些，反正徒弟我给你领来了，春节他得上台演出，你看着办吧。”

老汉吸了几口烟，想了想对寇挥说：“行，我教。你最好先拉个曲子我听听。”

“他还不会拉呢。”杰子喷着烟雾笑道。

“啥，不会拉，”老头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杰子你胡球然（缠）呢么，不会拉，一点都不会拉？”

“提琴他不会拉，他会拉二胡，还会拉维族人的艾捷克。”

“啥啥，啥东西，他会那个……啥？”老头脸色突然变了，吓了寇挥一跳。

“你别生气，老人家，他从小在喀什噶尔长大，来东盐池的时候，一个维吾尔族老头给的艾捷克。”杰子陪着笑脸解释。

“不过，会拉艾捷克，学这就不难了，”老头松了一口气，他捋着山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小提琴和艾捷克指法一模一样的，不过一个在腿上拉，一个要架到脖子上拉？”

杰子喝道：“老东西，你他妈全是废话。”

“这咋么是废话呢么，这个弄不清楚，还学啥球子提琴么。”

杰子无奈地笑：“好好，先把这弄清楚。”

“小提琴的外国名字咋个叫法，你们知道不。”

“不知道，您老人家指教。”

“外国名字嘛，叫梵阿林。”

“凡士林？”

“啥凡士林，梵一阿一林。凡士林是擦手油，你胡球然呢么。”

“对、对，梵阿林。”杰子忍气吞声地点头。

“这琴是把好琴，”师傅又抚摸着小提琴叹息说，“我现在老了，搁30年前，这琴我也能做。”

“肯定能做，达师傅年轻的时候手艺高超。”

“不提了，提球不成了，”达师傅摇头叹息，又说，“狗日的闹叛乱，杀回灭汉，害死了我的大大（父亲），我替我大报仇，反倒成了杀人犯。”

“杀人偿命，你该坐牢。政府现在宽大处理，你还说什么。”

“政府好着呢，给我一条光明大路……不过，现在朝里有奸臣哩。”

“达师傅，咱们不扯朝廷的事，当心犯法。你教挥娃子提琴。”

“噢，教娃提琴。我是个做琴的，又不是拉琴的……好、好，不扯了。不过，咱啥样拉琴的都见识了，照猫画虎，错不下。挥娃子，把提琴这样，哎，端平了，手不对，小提琴和艾捷克指法一样的，拿法不一样。这对咧，现在拉弓、推弓，拉直，哎，拉直，动手腕，胳膊不动，好，好……”

“完了？”

“可不完了。”

“师傅，我要学拉提琴。”

“我给你说过了，我是个做琴的，又不是拉琴的。”师傅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能天天拉空弦呀。”

“谁说不能，我说能。娃子，有人空弦要拉半年，才学指法，这叫打基础。”

“师傅，那……我啥时候学指法？”

“我不管你学指法，我做琴的。我把最关键的东西教给你了，别的不用教，自己摸。”

“……”

“姿势，最重要的就是姿势，学啥就要像个啥。”

寇挥后来发现，达师傅教的没错。他起早摸黑，偷偷地练了一个星期的空弦，胳膊、腮帮子全肿了，然后，他又试着用拉艾捷克的指法摸索着拉乐谱，再留意老戴拉琴的动作和指法。又是一个星期，他已经磕磕绊绊地跟上了乐器组的排练。这时，从火车站来了一个铁路知青，不知怎么听说了东盐池的杰子武艺高强，非要来拜他为师，不学几招真功夫他就不走。杰子本来推辞得很坚决，但听说这个小伙子拉过5年小提琴，马上喜出望外。说好只教他3天，但他必须每天教寇挥拉提琴……

寇挥就是这样学拉小提琴。后来，宣传队到西盐池演出，有个知青一直站在乐队旁边，不看台上的节目，两眼直盯着他的演奏。散场时他问寇挥：“哥们儿，你的琴虽然拉得不咋样，但能看出挺正规的，好像得过名师指点，能不能透露一下，你的师傅是谁？”

“我师傅姓达。”

“你是达师傅的徒弟，果然不凡，”小伙子立即肃然起敬，“我两次去东盐池，都和他老人家无缘相见，有机会一定登门求教。”小伙子对寇挥做了一个古代英雄的抱拳告别手势，带着一脸的遗憾走了。

那个知青走出好远了，寇挥都没有回过神来。他觉得这几个月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比做的任何梦都荒诞。

想到这儿，寇挥翻身下床，胡乱洗漱了一番。捅开炉子，放些块煤，就听得炉子里轰轰隆隆地响，像是火车在跑。他坐在火墙边，把一块包谷面发糕放进炉膛下烤。一会儿，就听着铝壶里的水吱吱呀呀地哼哼。这让他想起了李永强在排演休息的时候，总是在角落里一个人扛着他的小提琴，像扯锯一样来回拉。

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块头并不是想学乐器，而是在消磨时间。演员们在排演室里说闲话、打闹，李永强也不去凑热闹，乐队里的那帮老知青也好像不喜欢他。杰子对他更没有好脸，听说杰子刚到东盐池来，也在李永强他爸爸的新生队劳动了半年多，没少挨他爸爸的整。看到李永强笨手笨脚地敲木鱼，老是打不到点子上，杰子一脸的冷笑。春节前彩排休息的时候，李永强在角落里“锯琴”，乐队的那帮老知青抽烟闲聊时，杰子突然对大家说：“你们瞧李永强嘿，丫那鼻头朝上翘，和他爹一个操性。”大家都望过去，果然丝毫不差。杰子又说：“你们看丫的鼻孔，像不像电源插座，你们谁把他头顶上的那个插头朝里一插，这追光灯立马就亮。”

大家都哄笑起来，寇挥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仔细想一下，也笑了。

想到这里，寇挥又独自乐了起来，壶里的水也笑得哗哗翻滚，大口地喷着白汽。他灌了热水瓶，给自己泡了一杯茯茶，从炉灰中拨出一个烤得焦黄的发糕，又吃又喝。想到杰子形容李永强的鼻孔像电源插座，大家一边前仰后合地笑，便有些同情他。

寇挥正吃喝间，听到窗外有个妇女嗓门很大地说话：“小红呀，你咋还在这闲遛达，为啥没下工地？”

寇挥站起身来隔着玻璃窗朝外看，看见李永强他妈又来给儿子收拾床铺来了。

杨小红正坐在宿舍门口洗衣服，她笑着说：“阿姨，我们演完节目休假3天，强强不是也回家休息了吗？”

李永强他妈哼了一声：“我把你这个小懒丫头子，在宣传队舒服了一个冬天，还没有把你休息过来吗？强强一大早就下工地了。”

杨小红惊讶地说：“咦，他下工地了？怎么没听他说过。”

李永强他妈又撇了撇嘴：“他和你说做啥呢，你们在宣传队都混得攒劲，李永强见天被人欺负，连个和他说话的人都没有。昨天晚上他给我说想下工地，我说

你去吧，盐池子里才是你呆的地方，你的同学朋友全都在那儿呐。咱们家是劳动人民，不是戏台子上唱戏的。”

李永强他妈虽然胖得呵噜气喘的，但嘴巴快得像放鞭炮。杨小红听了也不恼，又笑着说：“阿姨，你把我说的不是劳动人民了。你们家强强思想好，觉悟高嘛。哪天当上劳动模范了，说不定还要上天安门见毛主席呢。”

“哎，那个美梦我们不敢做，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出大力吧。”

“阿姨，我们才是老老实实出大力呢，要是强强表现好了，调到厂部放个电影，开个车了，我们还想沾个光呢。”

李永强他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哑了，抱着一卷衣服朝家疾走。寇挥觉得李永强他妈走路的背影挺好玩的，她全身的肥肉都在哗哗地抖动，远远望去，像一个灌满了开水的热水袋。

三

晚上的政治学习一会儿就完了。连长说这几天装盐任务重，大家都辛苦了，早点休息。

何艾香回到家，一进门脑袋就朝自己的床头扎。她妈眼疾手快，一把揪住她的工作服后衣领说：“去去，衣服换下来，洗了再睡。”

何艾香闭着双眼，身体直向床上软下去，说：“妈呀，累死了，我先躺下缓一缓。”

妈妈一松手，何艾香像磅秤上倒了的盐包，软软地倒下不动了。一会儿她妈端盆热水进来，见她身子蜷在一起，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窗台出神。妈妈说：“快起来洗洗睡觉，又哪里想不通了。”

何艾香说：“妈呀，你说有没有这种人，别人喜欢的他不喜欢，但他就是不想让别人喜欢，因为他看到别人喜欢了他的心里就难受。”

妈妈说：“我听不懂你的哈萨(克)话，什么喜欢不喜欢，乱七八糟。”

何艾香笑着坐起身，开始洗漱，妈妈在她身后说：“是不是媛媛又招惹上是非了？”

“没有，胡想八想的，和媛媛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媛媛好几天没来了。我发现这丫头近日不疯了，怕有什么心事呢。”

何艾香笑道：“妈你又乱猜，这个礼拜开始装包了，活累得很，回来话都懒的说，谁还有力气疯。”

妈妈说：“没听说干活出力还能改了人的脾性。媛媛心里存不住事，阴晴全在脸上。”

何艾香没有出声，这两天工地上的事，让她的脑子有点乱。她一边慢慢地洗脸，一边清理着缠绕在心里的一团乱麻。

昨天在工地上吃午饭，何艾香看见了李永强，正和一群男知青们一起说笑吃饭。媛媛对她说：“你们这个同学真实在，宣传队放3天假他也不休息，特卖力气。”何艾香说：“他就是，上学也这样，憋大心直的。”媛媛又说上午李永强在他们组干活，田老鼠怎么狡猾装病，赵建勇又是怎么揭穿他，田老鼠从此服服贴贴。何艾香听得有趣，心里对赵建勇更加佩服。同样在知青排当班长，自己差远了。过去在学校里，遇到学习不好的同学，她还可以帮助；可现在到连队碰上偷懒耍滑的老油子，真是束手无措。比如她的知青排二班，掺进来个“曹瞎子”，是个上海支边青年。账算得太精明了，比女人还细。他一个月多少钱工资，干多少活，都可以精确到一镐一锹，一点亏都不吃。她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赵建勇多好，批评不管用了就撕下脸皮骂他一顿，再不听就抡起铁拳揍他。她可知道这种小男人，最怕来硬的，小伙子们一朝他撸袖子，马上就跟三孙子似的。

晚上，连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李永强，何艾香也为自己的老同学高兴。第二天在工地上，宣传队的宁为玉已经和一帮老娘们边干活边打闹了；还有张铁柱他们那帮宣传队的老知青们，一个不剩地全来上班了。何艾香有些纳闷，问班上的黑旦怎么回事。黑旦说：“昨晚连长在会上表扬李永强以后，宣传队的人都受到了鼓舞，今天全来上班了，听说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要给全连表演几个小节目表示慰问。”她听完黑旦的话，还打趣地说了句：“你看，还是我们东盐池的学生觉悟高吧，给大家做榜样。”没想到黑旦听了后气呼呼地说：“挥娃子这小子最笨了，每次都拉我们后腿。”

何艾香听完一愣，想不到他把玩笑当真了。吃完午饭，大伙们围着宣传队的演员们看节目，只有赵建勇和蹲在毛驴车边吃饭的连长说话。何艾香到车边打开水，

就听赵建勇对连长说：“咱们连宣传队的都来了，就差李学华、寇挥和杨小红。”连长停下筷子问道：“李学华干什么去了？”赵建勇说：“听说给一排长请过假，到西盐池看北京老乡去了。”连长一听，马上脸就阴沉了，只管低头吃饭，也不说话。

何艾香的心有点砰砰跳，绕到驴车后边喝着水，心思却在那边说话的人身上。果然，连长又问：“还有谁没来？”赵建勇忙说：“噢，是寇挥，是我们下马崖来的知青，拉提琴那个，瘦瘦的，连长你可能记不下，我们刚到连队，他就让刘干事挑到宣传队去了。”连长问：“唔，他在家干什么呢？”赵建勇说：“好像休息呢吧，连长，是不是我今天找一下他，动员他明天来。”连长说：“动员啥，革命工作，靠的是自觉。”赵建勇说：“要是有事在家休息也就罢了，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他在戈壁滩上骑毛驴，和几个哈萨(克)娃娃的马赛跑呢。”听到这里，连长突然“扑”的一下笑了，把嘴里的饭菜喷了一地。赵建勇吓了一跳，愣在那里，不知道他笑什么。连长挥挥手说：“你去休息吧，没事了。”

何艾香心里有些不舒服，洗碗筷时心想：赵建勇这是怎么了？这点小事怎么还告到连长那里去。人家的休假，来不来上班自愿嘛，怎么还生出是非来了。

下午再装盐包，何艾香问黑旦：“哎，郭永和，你上午说挥娃子又拉你们后腿，是怎么回事。”

黑旦瓮声瓮气地说：“他不来上班，逃避劳动。”

何艾香说：“人家这3天放假，不来上班也没错呀。”

黑旦说：“那他一个人在房子呆着有啥意思，不和大家在一起。”

何艾香笑着说：“想和大家在一起还不容易，宣传队也解散了，3天以后他不来工地还能去哪儿？”

黑旦说：“建勇一直给我们说，再教育期间要给连队留下好印象，现在是关键时刻，他不能一个老鼠害一锅汤。”

“什么关键时刻，你们要干什么？”

“指导员说了，我们这一批知青最有朝气，文化比69年的知青高，还特别听话、也能干活。厂里面研究过了，准备从师部调20辆新解放来，表现好的，厂里重点培养，调去开车。”

“郭永和，指导员在哪儿说过这个话，我怎么没听见。”

“建勇给我们说的。你也是个班长，消息这么闭塞。”

“什么我消息闭塞，这种话你也相信？你走遍全国打听一下，哪里的知青工作

半年就开新解放车。”

“难道说建勇还骗人吗？”

“不是他骗人，是你听岔了。从师部调解放车，你们还没来就在传，已经嚷嚷了好几年了。他是在鼓励咱们好好工作，将来有可能实现理想。”

黑旦疑惑地看着女班长，何艾香又说：“挥娃子是你们的老同学，挺老实的，你们怎么老是和他不团结。”

“不是不团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玩得好着呢，”黑旦急急地辩解，“主要是……”黑旦说到这里挠起了头皮，憨笑着说，“班长，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怪复杂的。我……”

何艾香一看他的神态，马上明白了，她立即想到可能和迟媛媛有关，就说：“哎呀，我知道了。学生一说复杂，就是有那种事情，对不对。”

黑旦吞吞吐吐地说：“说有吧，也好像没有；说没有吧，下面人乱传。”

何艾香不再问了，她似乎找到了寇挥和迟媛媛在众人面前总是那么孤立的原因。看来，去年迟媛媛担心挥娃子出事那件事，并不是神经过敏。因为他们老是拖一个追求上进的集体后腿，难怪有人想给他们一点教训。何艾香一直是学生干部，也做过不少惩治落后分子的事。可是有一次，施校长逼她带领几个红卫兵的骨干，揭发批判一个爱说怪话的同学，硬是把他开除了。那个同学后来在小农场里赶毛驴车，每当他赶车从学校门前经过，都要用草帽捂着半边脸，可何艾香每次见到他，心里都会愧疚。

其实，何艾香对寇挥没有多少好印象，去年秋天第一次见到他，看他瘦不拉叽的还穿了一身不合体的黄军便裤，理了一个还是上学时的那种小平头，溜肩驼背地站在那儿，脸色苍白，没有一点小伙子的刚气。但这次有人向领导告他的状，她就有些同情。更何况，挥娃子又和她的好朋友媛媛有关。

何艾香知道寇挥刚来和李学华去吃食堂病号饭的事，而且差点被人怀疑和反动标语有牵连。为了这件事把媛媛吓得可不轻，后来听说那个反动标语是假的，有人谎报军情，害得刘干事和保卫科白费了半天劲。但要说他和媛媛有“那种事情”，何艾香觉得不像。媛媛的母亲是挥娃子的干妈，他们下马崖的人都清楚，这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何艾香想不清楚，觉得赵建勇这么做，肯定还有什么原因。这时，就听窗外门响，一个四川妇女哀求的喊声：“大叔大婶，可怜可怜我吧……”